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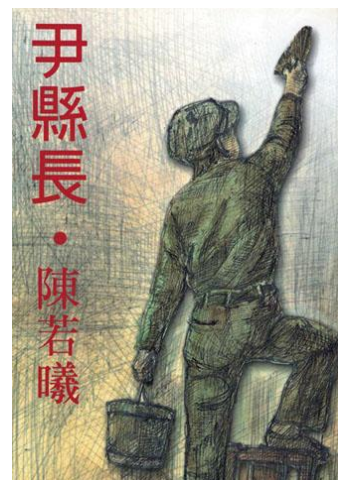
# 兩岸融合派先鋒 陳若曦毋忘中國統一初心

童清峰

2018年10月7日 第32卷39期

[http://www.yzsk.com/cfm/content\\_archive.cfm?id=1538019269545&docissue=2018-39](http://www.yzsk.com/cfm/content_archive.cfm?id=1538019269545&docissue=2018-39)

台灣作家陳若曦是兩岸融合的開路先鋒，她在兩岸關係仍然敵對的一九六六年從美國投奔中國大陸。陳若曦身為台灣人，不僅懷抱對理想社會主義的憧憬，也有強烈的中華民族主義情懷。在中國大陸七年，歷經文革浩劫，她以筆桿為武器，對文革的光怪陸離現象加以批判，但她並沒有因此厭惡中國，剛好相反，她超越政治，和中國民間社會連接，懷抱中國夢，期盼兩岸統一與中國富強。



台大外文系時期的陳若曦 (圖：陳若曦提供) 陳若曦作品



陳若曦（前排左一）與以台大外文系為班底的《現代文學》編委會：劉紹銘、白先勇（前排左三、四）、李歐梵（後排中）、戴天（後排左一）（圖：陳若曦提供）

中國大陸九月一日開放申領台胞居住證，同時採用等同大陸身份證的十八位號碼，加上之前「惠台三十一條措施」等，這些做法都是為了讓台灣民眾享受等同大陸國民的待遇，其最終目的則是為推動「兩岸融合」，讓兩岸生活實質統一。

事實上，兩岸融合的開路先鋒是台灣作家陳若曦。她在一九六六年從美國投奔中國大陸，當時兩岸關係仍然非常緊張，互相醜化，但陳若曦身為台灣人，不僅懷抱對社會主義的憧憬，也有

強烈的中華民族主義情懷。這位出生於一九三八年文學青年，畢業於北一女、台灣大學外文系，她解釋她為何要於美國約翰·霍普金斯大學碩士畢業後「奔赴祖國」時說：「我們這一代台灣人，生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，民族意識特別強烈，感歎中國百年積弱才備受外侮，知識分子當以天下為己任，且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學成報效國家是理所當然之事。」

陳若曦在中國大陸七年，歷經文革浩劫，她以筆桿為武器，對文革的光怪陸離現象加以批判，但她並沒有因此厭惡中國，剛好相反，她超越政治，和中國民間社會連接，與很多朋友結下終身的友誼，展示她真摯的性格，與中國社會融合，也目睹中國從毛澤東的極權社會向今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，飆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，中國的建設實現了不少當年孫中山的理想；百萬台商在中國發展，而越來越多台灣最優秀的新一代都前往中國大陸升學，她身為台灣前往中國大陸的先鋒，發現兩岸人民需要更多的交流。

今年八十歲的陳若曦，在中國文學史上享有重要的地位。她寫的小說《尹縣長》被選為亞洲週刊「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」的第八十九名。她在中國大陸文革的經驗，成為她小說創作的重要靈感。

如今歷盡生命的起伏，陳若曦住在台北的老人公寓，生活依然充實，參與很多的公益活動。她對今天的中國發展保持樂觀，認為習近平的「中國夢」也是她自己的「中國夢」，大同小異，都是期盼兩岸的和平統一與中國的富強。而兩岸的民間融合，加強老百姓的彼此理解，避免各種的扭曲與偏見，都是兩岸社會所應加強努力之處。

她對當下的民進黨政府非常不滿，認為在蔡英文的治理下，台灣經濟越來越差，兩岸關係也走向歷史新低點，讓台灣的民粹政治上升到最高點，也使得台灣前途更加不可測。她甚至認為不能排除北京最後會以武力統一台灣，因為若聽任民進黨這樣統治下去，中國大陸就只有「武統」一途。

回首當年在美國毅然前往大陸，她記憶猶新。她那是一九六六年，也就是五十二年前，剛剛在美國約翰·霍普金斯大學拿到英美文學碩士的陳若曦，就與在同一所大學拿到流體力學博士的新婚丈夫段世堯，拎著兩個皮箱，雙雙「回歸」祖國。

陳若曦夫婦從美國到了法國巴黎，輾轉「回歸」祖國，沒想到文革風暴正在醞釀，政治氣氛緊張，全中國亂成一片。她寫道：「在大陸住了七年多，經歷『十年文化革命』的大部分時光，無論是旁觀或親身經歷，都是百分之百『驚心動魄』的經驗。那時才醒悟到，以前台灣國民黨的獨裁專制，比起文革時代的中共，堪稱『小巫見大巫』了。」雖然在大陸經歷了不少事，但她從來沒有後悔過。

陳若曦回憶他們一家四口在一九七三年申請出境，來到香港，她開始寫一系列著名的文革小說，對文革提出強烈的批判。但這並沒有讓她對中國人民失去了信任，更不會懷疑自己是中國人的認同。她關懷來自神州大地的一切。她將文革的災難與她對中華民族的愛和認同分開，也因此不會因為中共政治的失誤而失去對中華民族的信心與愛心。

但文革的社會亂象以及盲目訴諸民粹的做法，使得她對今天台灣的民粹之風大為反感。從一九九五年回台定居後，陳若曦生活過得愜意，但她對台灣越來越民粹的走向卻很看不慣。今年三月台灣高等法院判「太陽花學運」佔領行政院部分的二十二人維持無罪判決，並強調言論自由

的重要性。她對這個判決結果很不以為然。「只要打著人民作主旗號，幾個人聲音大，就可以為所欲為，那民主變民粹了。」她感慨，台灣今天的民粹之風，讓她想起當年大陸文革狂飆亂象。

今天台灣很多打著民眾之名的群眾運動，她都有似曾相識之感，甚至批評台灣搞小文革。「太陽花學運就很典型，佔領立法院三個禮拜，無法無天，在裏面埋鍋造飯，全世界有這樣的民主嗎？沒有！就只有台灣。」她說：「年輕人起來了，我講的就算數，沒有人敢辦他。」這就是當年中國式文革的作風。

台灣的民主成就，曾經讓她感到驕傲。「蔡英文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位民選女總統，武則天那些不算，我覺得是很了不起的事，是民主的一件大事。」但蔡執政兩年多以來，已經把這些成就消耗殆盡。陳若曦批評蔡執政能力很差，什麼事都不作聲、不出來、不表態，連過年發紅包都用人牆圍起來，讓警察化裝成民眾混在裏面。「連給個紅包都這麼緊張，甚至現在總統府前都擺拒馬，笑死了！」

## 當年民進黨朋友已凋零

當年為黨外（民進黨前身）發聲的陳若曦，結識了不少民進黨朋友，但在王拓、楊青矗等作家相繼凋零後，她跟綠營也日漸疏離。「民進黨政府很會洗腦，把很多年輕人洗腦了，就是台灣是台灣，中國是中國，兩回事，我們要獨立建國，最好不要用中華民國國號。」她說，「有常識就知道，這國號去不掉的，聯合國也不會承認你，可是年輕人就是有這樣的理想或狂想」。

「以前馬英九做了很多事，它（指民進黨）拼命罵，但它現在來做。」她不認同民進黨上台後越來越多的「髮夾彎」（急轉彎），例如核電。她原本強烈反核，曾經揸了一個「核殤」的抗議牌子上街抗議；但十年前，研究各國資料發現，台灣煤根本不夠用，核電多少要用一些，「否則怎麼辦」？她也支持綠能，但太陽能發電和風力發電設備高昂，「若陰天或不吹風，不都白搭了」？台灣地窄人多，有多少空地可以栽種風電機呢？

她轉而贊成適度用核電，現在核電已經發展到第三代，山東榮城已經進入到第四代核電了，核廢越來越少，也越來越安全。「我不是說沒有危險，我們動不動地震死了二千人，什麼東西都有危險，但你要衡量。」她說，天然氣很貴，民進黨不跟中國和好，跟它吵架，它如果封鎖台灣港口，縱使有錢，天然氣也運不進來。這些都是常識，為政者卻不去思索，非常奇怪。

陳若曦和已故台灣作家陳映真一樣，都將中華民族擺在第一位，反對日本軍國主義與殖民統治。這與今天民進黨的一些親日媚日態度完全不同。

在大陸文革那段日子，政治上無休止的運動，動不動就整人的鬥爭，讓陳若曦和段世堯吃了許多苦頭，他們夫婦倆咬著牙苦撐，艱難的環境是孕育優秀文學作品的搖籃，陳若曦始終保有作家一顆敏銳的心，她在香港與美加生活時，回憶中國的生活，寫出膾炙人口、反映文革的小說《尹縣長》等一系列作品。文學評論家陳芳明形容陳若曦在文革時期的作品：「那是以生命和鮮血換取的文學作品，其中人格的扭曲與人性的變形，比起支離破碎的現代主義更令人感到驚心動魄，也比嘶聲吶喊的寫實主義還更使人痛心疾首」。

作家的經歷往往影響其寫作風格與主題，台灣作家中很少有人像陳若曦同時經歷過兩岸的兩場浩劫，「二二八事件」與文革，她都在場，這也激發她以個人見證大時代，寫出一部又一部叫好又叫座的文學經典，如《歸》、《城裏城外》、《突圍》、《遠見》、《二胡》、《晶晶的生日》等，共計四十多本，曾獲中山文藝獎、吳三連文藝獎、吳濁流文學獎、國家文藝獎等。其著作被譯為英、德、日、法、挪威等多國文字。

從台北到美國到中國大陸，再回到台灣，超過半世紀，回首陳若曦走過的足跡，她行俠仗義、有話直說的性格，始終如一，使她在台灣作家中獨樹一幟，備受尊崇。

離開大陸，陳若曦起初在香港生活一年，後來移民到加拿大，最後在加州柏克萊定居，一直心繫台灣島內的政局發展。事實上，受到「二二八」影響，她父親陳阿川曾告誡家裏學歷最高的這個女兒「不要碰政治」，但政治卻一再找上了陳若曦。

### 見蔣經國為美麗島陳情

一九七九年，她為「美麗島事件」，帶著一份二十七位留美作家、學者簽署的請願書，回台面見台灣領導人蔣經國，前後兩次會面，她展現過人膽識，發出擲地有聲諫言，要求全案「立即交由法院（非軍法）審理」。她獲得蔣經國兩次接見，她都不惜冒威權政治的大不諱，對當時的「最高領袖」犯顏直諫，為「美麗島」事件的被告求情，強調不能「未暴先鎮」，以軍法審判，剝奪人權。她回憶說，主要是因為台灣是自己從小長大的故鄉，卻沒有為台灣做過任何事，她想盡一份心力。

### 見胡耀邦犯顏直諫

敢於仗義執言的陳若曦，聲名傳遍兩岸。一九八五年獲北京領導人胡耀邦召見，她也是同樣的犯顏直諫，在權力面前講真話。她把握機會，替當時出國進修被阻的詩人北島求情。外界對她敢在兩岸領導人面前講真話的勇氣，都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這也是陳若曦文學作品的特色，不虛矯，不裝模作樣賣弄，而是直透核心，揭開時代的弊端。當今天很多台灣的知識分子向民進黨奉迎，乞靈現實的利益，但陳若曦卻敢於在綠營的執政者面前說出真話，揭開「皇帝的新衣」，站在老百姓的利益說話，一士諤諤，說出中華民族的心聲。

中華民族的心聲就是超越政黨的鬥爭，從人民的福祉出發，加強兩岸交流與融合。她發現台灣很多人對大陸充滿各種誤解，還在以冷戰時代的視野來觀看大陸，出現很多扭曲與誤會。而當下的急務，就是將被顛倒的顛倒回來，讓兩岸民眾看到事實的真相。

真相就是民間的融合與深度的交流，讓血濃於水的中華民族感情凝聚兩岸民眾，化解政治的恩怨，超越政黨的鬥爭。這是陳若曦的期望，也是她毋忘當年投奔祖國、渴望中國統一的初心。